

## 韵味的湘乡话

湘乡，位于湖南省湘潭市，其方言湘乡话极具特色，尤其在湖南卫视《越策越开心》节目

中，由湘乡话粉丝——陈英俊同学对湘乡话进行推广后，在湖南引发学习湘乡话的热潮。此

外还有奇志、大兵在他们的相声中曾多次说过湘乡话，甚至连汪涵、马可也经常在他们主持

的节目中秀秀湘乡话。在此，对他们为湘乡话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湘乡话可以说是渊源流长，博大精深，很多语句既写不出来，也没有具体的涵义，只可

以意会。流传至今也只是靠一辈一辈，口口相传。湘乡话属于古殷语系，重鼻音，属古方言

区，分布在湘乡、双峰、娄底、涟源四县市，整体发音基本一致。想当年，毛泽东，陈庚，

谭政，黄公略，曾国藩等等还有现在的贺国强，成思危等名人都说湘乡话。你可能身处北京、广州、上海、深圳甚至国

外，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你到街上喊句湘乡话，别人一定会拿你做癫子打！我离开湘乡

几年了，本来学的就不怎么好，许多的方言都忘记应该怎么说，心里很难过。而且湘乡话还

有很多版本，例如市区版、棋梓桥版、壶田版、白田版、巴江版、月山版、翻江版……，据

我估计不少于十个版本，打个比方，“毒”：少说就有四种读法，de. du. dou. die，尽管如

此，湘乡本土人交流起来还是没有困难的，至于外地人，完全“晕噶哩”“搞陀数不清”。

所以很多人说湘乡人说的是日语，说话就是打架。

根据我二十年说湘乡话的丰富经验，现将其稍稍总结。敬请各位领导过目批复，尤其是

湘乡老乡，多多指正，并提出宝贵意见：

----亲人的叫法：“爷爷=嘎嘎”；“奶奶=俚俚”；“爸爸=波波”；“妈妈=恩咩”；“哥哥=gogo”；“姐姐=jiajia”；“叔叔=xiuxiu”；“姑姑=mama(第四声)”(实

在写不出来，用拼音代替)；

----动物叫法：猪=dv；鸭(无法用语言表示，介乎俺和涯之间)；蜻蜓=洋眼眯，洋眯眯；青蛙=麻刮；

----加深语气的有：“爷里稀”；“崽暗卵弹琴”；“碰打恩的五四”；“暗嘎卵

呢”；“卵几一”；“爷南外太婆”；“真的不爷衰”；“竟实有卵味”

----表示强调的有：“畜生骗恩咯”；“阁啲猪爷的”；“冒得卵味哦”；“兵臭

的”；“较酸的”；“拉扁的”；“哩胖的”；“刮瘦的”；“桶大巴大”；“咯细巴细；

“喷臭的” “楞腥的” “撩苦的” “飞辣的” “亲甜的”

----固定名词有：“卵坝屎”；“瘟老娘”；“尖汤五”；“剁脑壳”；“莴笋脑

壳”；“镐屎棍”；“王眼畜生”；“红漆马桶”；“烧火老倌”；“光眼瞎子”；“桶裤

大嫂”；“娜丽婆”

----形象动词有：“撇打一锡”；“桶打一拳”；“抹打一下”；“呆屁眼一脚”

----有的是新出的比较时尚的虚拟语气：“泻灰”；“稀泻的”；“红带”；“聆光耍

细”；“神末笼桶”；“莽哩莽懂”

----有的则根本不表示任何意思：什么“大火同同烧死嘎嘎”；“眼屎打屁”；“批死

帕那”；“火烧红除屁、大蒜屁、豆齿屁”；“撞打喔打”；“勤南发省，遇猪打狗”；

“酒几菜几，吃嘎搞嘎，干干朗嘎”；“掐打泻头打刨秋”

----更有趣的是那些毫无意义的，还比较压韵的歌：“前嘎天恩到香港去碰见两个麻拐

子！”“东台山，烟咕咕。老倌老娘讨媳妇，讨啊讨个尖汤妇，生啊生个俩屁股。”；“一

年老板罗嗦，二年老板哥哥，三年老板游击队，四年老板马桶盖，五年老板毛厕眼”；“皮

桶桶，皮桶桶，桶桶块皮！”；“一二三，三二一，我嘎你俚俚动象棋！南俚俚的猪，恩的

炮，打起南俚俚作猪叫”

外地人看不懂，附上湘乡话小辞典：

么嘎叽--怎么啦，为什么；

崽暗卵弹琴--撒谎我是你儿子；

碰打恩的五四--你这个傻瓜；

暗嘎卵呢--糟了；

畜生骗恩咯--骗你我是畜生；

真的不爷衰--真不争气；

竟实有卵味、冒得卵味哦--没意思；

阁啲猪爷的一问候他的猪爸爸；

兵臭的一水平太低，手气不好

较酸的一卿卿我我受不了

拉扁的一没气了

哩胖的一肥胖

刮瘦的一很瘦

桶大巴大--好大好大

咯细巴细--真的好细

卵坝屎--小孩子

瘟老娘--讨厌的老太婆

尖汤五--泼辣的妇女

剃脑壳--该杀头的人

莴笋脑壳--蠢

王眼畜生--忘恩负义的人

红漆马桶--外表好看，其实是草包的人

烧火老倌--有儿媳妇的老头

光眼瞎子--明明东西在眼前，就是没看见

桶裤大嫂--不注意外表的女人

娜丽婆--邋遢的女人；不过长沙这边是泼辣能干的女人。

撇打一锡--功夫的一种，用膝盖攻击

桶打一拳--直拳

抹打一下--以巴掌接触表面泻灰--石灰

稀泻的--这个人不怎么样

红带--幸亏

聆光耍细--光屁股

神末笼桶--神志不清

大火同同烧死嘎嘎--是小孩作游戏时说的，常用来表征节奏

眼屎打屁--想说什么

火烧红除屁、大蒜屁、豆齿屁--各种致屁物质导致的不同结果

撞打喔打--闪开

火烧眉毛尖--比喻情况紧急

哦屎挖坑--事先不作准备事情来的时候着急

勤南发省，遇猪打狗--做人要勤快

酒几菜几，吃嘎搞嘎，干干朗嘎--不要浪费一颗粮食

掐打泻头打刨秋--做人要脚踏实地，不要好高骛远

前些日子接待一个朋友的导师，是研究语言的，到湘乡来采集语言素材，带他去听农村里

办丧事唱的夜歌子，听得很是来劲，说湘乡话也是一个古老的语种，而且还带了唐代的语调，所

以湘乡话还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某人四十年前当兵出去，后来做了海员，定居广州，学会了说粤语，在家里仍然是一口

湘乡土话，中山大学的语言学教授也找过他不少次，说是湘乡话中保留了相当多古汉语的语

法和发音，比如王老师说的“双江”，发“工”的音。而且颇有野性的生命力，创造了很多

口头俚语，相当有研究价值。

湘乡话不但具有历史价值，还具有战略价值，打仗时找两个湘乡人明码通讯，大谈军事

机密，敌国也云里雾里，搞陀数不清。

当年在香港，粤语也是不入流，后来黄霑等人搞搞弄弄，到现在连东北大舌头都能哼个

几首粤语，以我们湘乡话的天赋异禀，深入开发一下，没道理比粤语差，就拿上面那些短句

编个RAP就很好嘛。

碰到湘乡人说湘乡话那就是俗话一句：白天打白讲，晚上打黑讲。湘乡话发音整个让人

意想不到的奇怪。比如说“我”，他们说“嗯”。如果有一天你来了个湘乡朋友敲门，你

问，哪个？他肯定会回答，嗯—安—。他们喜欢把“啊”发成“安”。回答时，还总喜欢拖

长了音调。

话说有个湘乡小伙子到部队去当兵，有一段时间老是深夜执勤站岗。连续十来天下来，

身体受不了，实在困得不行，便拄着枪打起了瞌睡。也不知怎么搞的，附近农户家的一头牛

闯进了部队大院，一边吃草一边悠闲地往里闯。正睡得迷迷糊糊的湘乡小伙子突然听到一阵

淅淅索索的响动，吓得打了个冷战，有情况！连忙荷枪大声呵斥：哪个？

那头牛被这惊天一喝吓得停住了脚步，不知所以然地对天连叫了两声：

嗯——安——，嗯——安——……

小伙子听见后，这才放下心来，连忙摸着胸口喘着粗气说：

哦，原来是老乡，老乡。

于是接着又打起了瞌睡。

对待湘乡话，不光是要怀念，更要大力普及推广。看完请转载，发到  
有湘乡人，有想学

湘乡话的人的地方。

湘乡市云门寺

湘乡市东山学校

湘乡市涟水河